



斯 D. 瓦里辛哈 著

郑立新 译

# 印度佛迹巡礼

106686Z

# 印度佛迹巡礼

〔斯〕 D. 瓦里辛哈著

郑立新 译

责任编辑 宽忍

## 印度佛迹巡礼

〔斯〕D. 瓦里辛哈著

郑立新 译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法音杂志社 编

法音杂志社发行部发行

1997年3月第一版

1997年第1次印刷

工本费 拾 元

# 目 次

序 .....	邓殿臣
译者序言 .....	郑立新
原序 .....	( 6 )
导言 .....	( 9 )
第一章 兰毗尼 .....	(12)
第二章 佛陀伽耶 .....	(20)
第三章 萨拉纳特 (鹿野苑) .....	(50)
第四章 拘尸那罗 .....	(84)
第五章 王舍城 .....	(95)
第六章 那烂陀 .....	(107)
第七章 舍卫城 .....	(124)
第八章 迦毗罗卫城 .....	(134)
第九章 僧迦施 .....	(140)
第十章 山奇 .....	(143)
第十一章 阿旃陀 .....	(152)
第十二章 埃卢罗 .....	(162)
第十三章 塔克西拉 .....	(169)
第十四章 迦尔里石窟 .....	(181)
第十五章 巴拉巴尔、康赫利等地的石窟 .....	(184)
第十六章 侨赏弥 .....	(198)

第十七章	印度博物馆中圣像的说明·····	(204)
第十八章	摩诃菩提会及其工作·····	(210)

# 序

众所周知，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发源于古印度。那里有佛陀出生之地兰毗尼，得道成佛之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之地鹿野苑，涅槃入灭之地拘尸那。佛陀常住的竹林精舍、祇园精舍，自然也在那里。佛陀弘法于各个邦国，弟子修行于山林各地；许多重大事件，诸如戒律的制订、经义的讲说、对某人的调伏，亦都发生在某一具体地点。打开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便可立即发现，几乎每篇经文都以这样几句话开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地……”。佛教史上的前三次结集，也都发生在印度本土。

因此，社会各界，诸如历史学界、佛学界、考古学界、地理学界、乃至旅游界、科普教育界，都迫切需一部介绍印度古迹的专书。至于我本人，更是盼之已久，求之若渴。佛学宿将郑立新先生为了满足社会各界的这一需求，将《印度佛迹》这部专著译为汉语，可谓功德无量。我相信这部书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读过之后，也一定会受到很大教益。

邓殿臣

1996年5月

## 译者序言

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一个小国的王子。他的出生、成道、说法和涅槃以及他生前活动和居住过的地方，二千五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情况如何？这是全世界佛教徒都关心的问题。《印度佛迹巡礼》这本书，作了比较详细的解答。

本书作者是斯里兰卡已故的 D. 瓦里辛哈 (Devapriya Valisinha) 先生。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为了复兴印度的佛教，与其养父、摩诃菩提会 (Mahā Bodhi Society) 创始人 A. 达摩波罗法师 (Ven. Anagarika Dharmapāla) 共同工作了数十年。达摩波罗圆寂以后，他接任锡兰、印度两个摩诃菩提会的秘书长职务，勤奋工作，鞠躬尽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作者的这本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7年印、巴分治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之后，个别佛教遗址被划入巴基斯坦境内。1948年，锡兰摩诃菩提会出版此书时，作者对原稿未作改动。译者为忠实于原文，并对朝礼佛迹者提供概括的了解和方便，对个别现已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佛教遗址作简单的注明。

本书共分十八章，前四章是释迦牟尼出生、成道、初次说法和涅槃的四大圣地。第五章以后，记述他生前活动和居住过的地方以及佛教史上的文化、艺术中心和石窟寺等。最后第十八章是摩诃菩提会及其工作。读完此书，等于到印、巴

佛迹所在地旅行了一次。它既是一本导游书，也是一本考古著作，参考价值很大。

本书全文，基本上照译，只有第四章中引用的《大般涅槃经》过长，从略。读者若有兴趣，可从《藏经》中借阅该经（《长部》第十六经）。

五十年代，译者曾摘译本书小部分内容刊载于《现代佛学》月刊。多年来想全译此书，未能实现。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先生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邓殿臣教授的鼓励和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实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郑立新

1996年5月4日



# 原 序

几乎是十年以前，我在加尔各答（Calcutta）就开始写印度佛教圣地的简要《导游》一书。虽然为完成此书的愿望经常记在心上，但是由于摩诃菩提会（Mahā Bodhi Society）各种活动的繁重工作压力，我甚至连一章也未能写完。由于印度政府根据《印度防卫条例》逮捕我，并限制我在战时的行动，我高兴我在这方面的愿望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我在警察拘留所过了 21 天，其时我病倒了，曾两次住进加尔各答医学院医院。通过当时锡兰国务委员、后任劳工、贸易和工业部长的罗阁·赫瓦维多勒先生（Mr. Rajah Hewavitarne）的干预，我被允许回到锡兰。在锡兰，我有些时间专心致力于本书的写作。在这个不愉快的时期，赫瓦维多勒先生对我表示了多次慈爱的行为。我深切地感谢他。我应写此书的建议，首先是被悼念的已故苏摩那·贾耶苏里耶夫人（Mrs. Sumanā Jayasuriya）提出来的。当我住在邦蒂耶寺（Pāntiya Temple）接受维杰辛格·吠达摩哈特摩耶（Wijesingha Vedamahatmaya）的治疗时，该寺的迪耶伽摩·萨拉难陀长老（Ven. Diyagama Sārānanda Nāyaka Thera）又提出了此建议。这些朋友对我的鼓励，坚定了我的决心，在邦蒂耶寺就开始写作了。后来在巴那杜尔（Pānadure）与古内蒂勒克·吠达摩诃特摩耶（Guonetileke Vedamahatmayā）住在一起时，

我继续写。最后是在德摩塔哥达 (Dematagoda) 的比丘·西萨·尼瓦萨 (Bhikkhu Sisya Nivāsa) 完成的。该处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巴拉瓦哈拉·金刚智博士 (Dr. Paravāhāra Vajiranāna) 提供我安静工作的一切便利。我对所有这些朋友和善良愿望者，深为感激。

除上述那些人以外，我还要感谢以各种方法给我宝贵帮助，使我完成此项工作的以下一些人。他们是：——锡兰摩诃菩提会行政秘书费朗西斯·古那罗特那先生 (Mr. Francis Gunaratna)、同会的 H. P. 迦鲁那罗特内先生 (Mr. H. P. Karunaratne)、印度摩诃菩提会联合秘书弥蒂瓦拉·僧伽罗塔那法师 (Revd. Metivala Sangharatana) 和内路瓦·吉那罗塔那法师 (Revd. Nelura Jinaratana) 以及霍罗那 (Horana) 的 K. T. 维摩拉塞克罗先生 (Mr. K. T. Wimalasekara)。最后，但非最少，我必须对穆达利耶·P. D. 罗特那东伽·瓦拉瓦塔 (Mudaliya P. D. Ratnatunga Vāllavatta) 为出版此书所给予的宝贵合作和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不仅提出了改进内容的有益建议，还阅读了大部分校样，并提出需要更换的地方。

自从本书开始准备以来，很长的时期——几乎是六年——过去了。我抱歉的是：我所说的一些圣地的情况，既不全面，也不是现在的情况。我也未提几位合作者的姓名，希望下次再版时来弥补这些缺点。

我还要说的是：在精神极其苦恼和身体不适期间，这本书的写作是否给了我一些安慰和极大的喜悦？我作为摩诃菩提会的秘书长，经常努力招引尽可能多的佛教朝圣者到印度来。假若这本导游书帮助未来朝圣和参观的人对书中所说的

几处遗址有比较好的了解和真正的欣赏，我会认为我的劳动获得的大报酬就太多了。

D. 瓦里辛哈

1948年1月1日于科伦坡

# 导 言

阎浮提(Jambudvīpa)或东北印度,从远古以来,就是佛教徒的圣地。二千五百多年以前,我们的佛陀在此降生。这里也是过去诸佛为人天福利而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块神圣的土地,亦是未来诸佛降生处。因此,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暹罗(今泰国)、中国、中国西藏、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徒爱护这块圣地就像爱护他们自己的国土一样,这是不奇怪的。锡兰某些佛教徒对印度极为热爱,深切希望将来生在喜马拉雅山,这样就可以听未来出现的弥勒佛说法。如说:

· 我从此逝世后,作为永世的天人,降生在喜马拉雅山,恭听弥勒佛说法。

这是许多虔诚教徒每天礼拜结束时所表达的强烈愿望。他的此种祈祷,充分表明锡兰佛教徒心中对曾经给予他们伟大导师的国土深切崇敬的心情。假若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只要翻开五世纪法显和七世纪玄奘以及其他中国朝圣者艰巨旅行的记载即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度过人迹罕到的沙漠和雪山。因此,H. A. 吉勒斯(H. A. Giles)在介绍《法显传》译本时所说的话,是不奇怪的。他问:“什么是那种信仰真正有说服力的影响促使某些信徒为信仰而冒极艰险的远征,因而使圣保罗的旅行化为毫无意义?”

有四个主要圣迹,各国佛教徒最为崇敬。这些圣迹,佛

陀曾特为暗示过。他告经常侍奉的阿难说：虔诚的信徒应以恭敬的心情在一生中至少朝礼这些圣迹一次。这些圣迹是：

1. 兰毗尼 (Lumbini)，佛降生地。
2. 佛陀伽耶 (Buddhagayā)，佛成道处。
3. 仙人住处 (Isipatana) 鹿野苑，佛为五比丘初转法轮处。
4. 拘尸那罗 (Kusināra)，佛般涅槃处。

除这些主要圣地之外，另有几处重要的、被视为神圣的、佛陀曾经住过的地方，佛教徒应以同样崇敬的心情去朝拜。它们是：

1. 王舍城 (Rājagaha)，佛在此住了许多年，有些极其重要的经，是在这里说的。

2. 那烂陀 (Nālanda)，佛陀在最后的游行中，曾到此地。此地也是著名佛教大学的所在地。

3. 舍卫城 (Sāvatti)，佛曾在此二十四次雨季安居。

4. 迦毗罗卫城 (Kapilavattu)，佛父净饭王的城市。

5. 僧迦施 (Sankassa)，传说是佛在兜率陀 (Tusita) 天为母说法之后下来的地方。

6. 侨赏弥 (Kosambi)，佛弟子中起争执处，等等。

接着还有些地方，佛虽未到而使其圣化，但它们都是印度保存的世界著名的佛教遗迹。有辨别力的参观者，不应从其日程中省略。它们值得一看，不仅是由于宗教的意义，也是因为印度的艺术和建筑史上的重要性。这些地方是：

1. 山奇 (Sārci)，佛陀两位主要弟子舍利弗 (Sāniputta) 和大目犍连 (Mahāmoggallāna) 的舍利发现处。

2. 阿旃陀 (Ajantā)，藏有佛教艺术名作的石窟。

3. 埃卢罗 (Ellora)，藏有大佛堂的石窟。

4. 塔克西拉 (Taxilā), 著名遗址。
  5. 迦尔里 (Kārli)、佛岩卡特德拉尔 (Cathedral)。
  6. 康赫利的巴拉巴尔开凿的石窟。
- 为便利朝拜和参观者, 本书将对上述遗迹进行叙述。

# 第一章 兰毗尼

兰毗尼 (Lumbini), 是佛陀降生地, 位于现在尼泊尔的特尔奈 (Terai), 在尼泊尔国王的领土以内。这位国王是现在唯一独立的印度教国王, 但是国家的权力却掌握在首相的手里。①

兰毗尼距沿尼泊尔边界的联合邦巴利亚区 (Balai District) 康卡拉巴扎尔 (Kankra Bazar) 大村 7 英里。有两条路到达兰毗尼: 第一条是通过奥德——特胡特 (O. T.) 铁路线上的瑙伽尔站, 离兰毗尼大约 20 英里。虽无铁路, 但从这里走, 路上有比较好的服务。能够乘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旅行, 但必须在戈勒克布尔 (Gorakhpur) 事先定好; 第二条路是取道瑙坦瓦 (Nautawa), 它是奥德—特胡特线瑙坦瓦支线的终点。从这里到兰毗尼的距离是 10 英里, 但无正式的路, 必须在田间步行, 或骑小马, 或乘牛车, 这些交通工具能够以适当的费用雇到。有三条小河和几条小溪沟, 夏季和冬季可以涉水而过, 但是雨季 (7—9 月) 过不去。如果计划走第二条路, 参观者在瑙坦瓦能够获得负责兰毗尼休息站的出家人的帮助。这所休息站是摩诃菩提会在 K. W. 室利尼瓦萨 (Kumbal Welle Siriniwasa) 大长老的监督之下修建的。从瑙坦瓦车站去, 只有几分钟的步行。

## 圣地的现状

兰毗尼遗址是公元 1896 年被发现的，已由印度著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孔宁汉爵士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证实为兰毗尼园。孔宁汉对主要圣地证实的精确性和他为恢复这些圣地作的许多努力，整个佛教界对他深为感激的。由于兰毗尼的地势略高，长着稠密的草木，被伸向地平线一望无际的农田所围绕，远远的望去，好像一个小小的丛林岛。后来遗址被发掘，丛林已由尼泊尔政府清除。遗址附近，修建了一所设施完善的休息站，向朝拜者提供免费住宿。如果需要，政府还为供给大米和其他食品作安排。

## 有关诸物

在遗址上，有下列主要诸物：

1. 阿输迦石柱。
2. 尼泊尔政府最近修建的两座新塔。
3. 遗址上现代寺庙中的雕刻。
4. 尼泊尔政府发掘出来的古寺基址。
5. 小池，据说太子曾在其中沐浴。

下面作详细说明。

### 1. 阿输迦石柱

在遗址上最有意义的遗物是雕刻的石柱。阿输迦大帝曾经朝拜所有圣地。在统治的第二十年，他朝拜了兰毗尼，于公元前 244 年在佛陀降生处建立起这根石柱。现在柱高 13.6 英尺，圆周 7.3 英尺，约有 10 英尺埋在地下。柱上有裂缝，



是雷击造成的或者是佛教的敌人破坏的。由于多数阿输迦石柱都有约 70 英尺高，此柱一定也是同样那么高，但尚未找到任何残片。顶部一定也有一个动物雕像，铭文中说是一匹马，这还有待在遗址上发现。

阿输迦大帝非常有远见，他在印度各地的摩岩和石柱上刻了一系列的铭文，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有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兰毗尼的铭文对佛教徒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明确肯定了佛的降生地，证明阿输迦的巡礼是真实的。

在萨拉纳特 (Sārṇāth)，有一根相似的石柱，但不幸上面的铭文未提及萨拉纳特是初转法轮处。在佛陀伽耶 (Buddhagayā) 和拘尸那罗 (Kusinārā) 尚未发现阿输迦石柱或铭文。这两个主要圣地，直到玄奘朝拜的时候尚存有相似的石柱。

兰毗尼石柱上刻的铭文如下：

天佑慈祥王登位二十年，亲自来到此地朝拜，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一块石上刻着一个形像并建立一根石柱，表示佛陀在此降生。

兰毗尼村成为免税的宗教地区，只付产品的八分之一。

这种铭文足够消除某些作家对阿输迦个人宗教信仰的怀疑。没有什么想像力能够欺骗一位不信佛的皇帝会受着这样不必要的劳苦、长途旅行来到兰毗尼，而且还在该处建立起一根石柱。柱上铭文是梵文字体，这是阿输迦散布在南北印度大多数勅令中所使用的文字。在西北方，他使用了另外一种文字，称为“迦罗斯提” (Kharosthi)。其书写方向从右到左，不像梵文和我们今天书写从左到右。后一种文字是现在印度流行的主要文字的起源。僧诃罗文 (Sinhala) 也是从梵文